



墨染时光指留殇

□ 杨朝竹

耄耋之年的朱万元，在生活的81年的沂源老家，认识他的人寥寥无几，但在丹青这个领域，他的作品曾三次获得国家级金奖，其中，以牛郎织女为题材创作的国画《鹊桥会》，在两岸文艺界产生较大影响。

大贤山、织女洞、沂河水，从村西列队排开，逶迤南下，松涛和鸣，沙滩碧浪，鱼跃鸟飞。村妇捣衣、洗菜，孩童饮牛、嬉水……一幅闲适的乡居图构成了中庄石沟村的日常。1942年9月，朱万元就出生在这里。

“我底子(出身)不好。”朱万元戏称自己是“官二代”，父亲曾经在民国省政府任职。时至今日，他依然记得童年时跟哥哥在村里扫大街、给生产队拾粪、与母亲乞讨的日子。宿山神庙、住鹤鸽洞、遭白眼、被狗撵……母亲是个文艺青年，结婚后蜗居山村。那时女性求新知风靡中国，母亲也梦想做个林徽音，但身处这样的窘境，母亲只能翻几本古书“孤芳自赏”，但她很器重有些绘画天分的朱万元，鼓励他要有理想，朱万元懵懂地给自己找了一个理想——做画家。

用树枝石块作笔，在雪地上勾勒远山，在青石板上涂抹近水，观花间采蜜的蜜蜂、枝头伫立对话的山雀，这些日常，成为乞讨途中母子二人的艺术课堂。“在画画上，母亲教会了我处理主次、远近之间的关系。”朱万元的临摹能力特别强，画画使朱万元拥有了仰望星空的人生梦想。

在食不果腹且不能言表的那段日子里，这些诗意的过往覆盖了朱万元辛酸的童年。

“母亲懂阴阳，对事能辩证地去去看，因此一生十分



开明豁达。”朱万元母亲29岁守寡，说起拉扯他兄弟二人长大的往事，几度哽咽。11岁那年，全村到邻村马家河西村读小学的两名学生中，朱万元名列其中；5年后的秋天，到30里外的县城上中学，四邻八乡仅朱万元一人。

1972年春，30岁的朱万元仍身瘦体弱，孑然独立；在生产队劳动，遭到同工不同酬的待遇，去县城推氨水或到外地兴修水利工程，回回他都当选；托人给介绍个对象，眼瞅着到了选日子订婚的时候，却总会遭到他人的戳坏。此境，朱万元有了走西口的想法，母亲听后默默地为他缝制被褥，制作干粮……

无论走到哪里，特别是遇到困难时，朱万元总会把母亲教育他“塞翁失马”的道理在心中默念，告诫自己。

途经山西临汾时，朱万元选择在一家煤矿干起了推炭的差事。得知晋东南一带有画家具的习俗，潜藏在身的绘画技能得以唤醒，对母亲的思念、对故乡的眷恋，让朱万元犹如神笔马良，在方寸间的家具上精品纷呈。

晨出暮归，朱万元单细的身躯斜背黄挎包，手提工具袋，游走在晋豫两地的大

山深处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朱万元画风明亮，一枝一叶、一花一蕾，力求精致唯美，使每幅作品达到“一花一叶扫凡胎，墨海灵光五色开”的境地。他持续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运作，一时“洛阳纸贵”。

41岁那年，朱万元与临村一个叫张宗菊的姑娘一见钟情，随后结婚生子。妻子温和贤惠，别人说朱万元驼背且迂腐，她却欣赏他的才华。

闺女、儿子长大，开销增加，朱万元曾到集市上卖过画，去道观庙宇作古建彩绘彩画，到淄川画影墙为陶瓷厂打工……

“我的生活在我的心里，我经历的东西都在我的画里。画画就是把我读的所有书，我对社会、对人生的所有思考，全部从这些绚烂的色彩里面表现出来。”朱万元十分感谢那段时光，除潜心临摹画册上的名家之作，领会其构图、造型、设色、用墨的奥妙外，他不间断地复读古典名著。花甲之年，他依然热衷观察一切。他不拘泥古人画法，逐渐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。

从一开始，朱万元的创作就显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家乡的一山一水都是他创作

的源泉。他洞悉沂源的一切，对家乡人的温情关注，一直贯穿在他的墙面画作中。

许多本土画家求新求变，朱万元欣赏、研究他们的作品，却始终沿着美学理想在自己的航道上前行。因为，在千帆万舸中有自己的方向。

面对空白的纸张，朱万元下笔从不犹豫，犹如他的一生。

师承母亲的不仅是绘画技艺，还有看待事物的辩证眼光。朱万元说自己骨子里倔强，经历了他人无法体会的辛酸与痛苦，但也给他带来了另一种人生体验。二十多年后，再见朱万元时，标志性的驼背，更加张扬，印象中的懦弱、卑微却一扫而光，目光中折射出他对未来的期待与自信。清瘦的面孔，说话声音依然很轻，总带着些微笑容，给人如沐春风之感。

三年前，儿子在县城开办了书画美术学校，朱万元夫妇便从老家迁来辅佐。在他租住县城的蜗居里，门口窗下摆放着简陋的画板，下有一堆装着染料的瓶瓶罐罐，日常他习惯坐在马扎上涂鸦，让人很难想象如此环境却诞生出一幅幅精美的佳作。“儿子上大学时专业不是绘画，读研时才重新作了选择，他天分比我高，且身残心性大。”对儿子的选择，朱万元尤为欣慰。

很难界定朱万元的身份，是农民，是画家，是迂腐没落的文人，还是藏匿在市井间的大儒。都是，抑或又都不是。

梅花绽放，总在腊月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最珍贵的倒不一定是年轻时光，而是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也不放弃追求的精神，就像幼年着墨的朱万元，即便人在暮年，也矢志不渝。

时光味道

□ 李艳玲

退休在家照看老人，出不了门，朋友自家种的稀罕东西，都给我送到楼下。白菜、地瓜、萝卜，刚挖的荠菜，都是绿色有机的。还有爆米花。爆米花也送？那是因为你爱吃，孩童时代围着挎篮(以前盛粮食的用具)吃，吃到口干舌燥，手还不停抓。

想来那时干这行当的人少，或是吃的人多。爆米花师傅在大街上，刚摆出黑乎乎的爆米花机，眼尖的孩子们就一边嚷，一边抬腿往家跑。家人为其盛好一茶缸玉米，找个家里最大的挎篮挎着。一茶缸玉米，能爆出一挎篮，太神奇！孩子能不兴奋吗？再呼呼跑回来，尽管跑得飞快，返回现场，队伍早已经排成了长龙。长长的队伍渐短，总会有人等到天黑，而那种满足感是要持续到吃完最后一颗的。

那时特羡慕这些家里种地有玉米的孩子，我家只有大米。大米花总归不如玉米花放在嘴里酥脆香甜。印象中，爆米花师傅都被炭火熏得黑乎乎，孩子们很有秩序地守在自家挎篮旁，再调皮的孩子也都有了耐心。看他一手缓缓摇动风机，另一手摇动爆米花机，还要不时添炭。黑乎乎的“铁家伙”很重，那么小的空间，玉米装在里面，每次出炉都要发出“砰”的一声很响的爆破音。等那白花花的一片被抛进长长的脏兮兮的布袋里，香味就在你捂耳朵的瞬间钻入鼻孔，这个“铁家伙”散发出的烟雾弥漫了爆米花摊，也弥漫了整个童年的记忆。

多年后，被各种各样的零食占据了味蕾，也开始觉得这原始的乡野味道看起来有点不卫生，似乎忘记了它们嚼在口中的香脆。排起长龙等候，明灭的火苗被机器搅动，孩子们围着吵吵嚷嚷的热闹场景也在街头消失无影。爆米花师傅的身影也偶尔出现，转动的“铁家伙”没变，它的主人独自缓缓地摇动把手，那出炉的爆炸声，早已不再妨碍行人匆匆的脚步。爆米花被用方便袋盛着摆放在摊前，香味似乎也被封在了里面。

于我来说，想起爆米花，就像又打开了时光的味蕾。老公从网上买来的玉米粒，用炒瓢就可以爆出金灿灿的一大堆，但是怎及童年时爆米花的原始味道呢？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 b f k @ 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

那年的冬，那样的雪

□ 李忠厚

冬天到，树木“瘦”，人儿“肥”。戴着口罩出门，眼镜片一会儿就蒙上了一层雾气。

几只小鸟在枝丫间蹦跳；街道上人很稀少。天空不似深秋那般蔚蓝高远，而是灰蒙蒙的。

雪花是冬天的精灵。大雪节气早过，却依然没有下雪的征兆。

我想起了小时候下大雪的情景……

清晨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，透过结满窗花的玻璃向院中望去，一夜寂静，不知什么时候地上已是白茫茫一片。院子里所有的东西都让白雪覆盖了，找不到磨盘、独轮车、鸡窝……那年月机动车少，



一连几天路上只留下行人的脚印，不见车辙。人走在雪地里，脚下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

过年时，母亲总会带我们去姨家走亲戚。这年的除夕刚下了场大雪，初三清早，我们就提前出了门。母

亲手提点心与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朝姨家的方向猛赶。三里的路程，却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，到姨家时已是饭菜上桌。

从前，冬天下雪总是那样勤，往往是上雪还没融化，后一场雪又紧跟上来。房

檐下挂着冰凌，地面上积雪覆盖。

小孩盼雪往往与盼年联系在一起。过年穿新衣，吃好的，玩好的。

去年冬季的一场小雪，又把我、妻子和女儿吸引到了学校的操场。女儿在雪地上画出一个大大的“心”，看着看着，我的心中瞬间感到暖暖的。天空中的雪花还在飘落，我们的身后留下了脚印串串。

是啊，即使在寒冷的冬天，每当雪花飘落的时候，心里总会生出一丝柔软与片片温情。细听雪花飘落的声音，这声音落在心底却悄无声息。

北风吹，雪花飘，年来到。今年冬天的雪花很快就要来到了吧？